

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仓满,小仓流。”每至农历二月初二,这句童谣便会在心中轻轻唱响,那些尘封在心底的琐碎画面,像丝线般缠绕,悄然将我拉扯回洋溢着温暖与喜乐的故乡,又轻柔地牵系着我,回溯至那段只能在回忆中反复摩挲、再也无法触及的童年岁月。

在我的家乡鲁西南农村,二月二的风俗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画卷,每一笔都勾勒出浓浓的乡情。剃头,是二月二不可或缺的习俗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人们相信剃头有着“龙抬头”的美好寓意,象征着气冲云霄、焕然一新。小时候,爷爷总会带着我,穿过蜿蜒的乡间小路,前往白虎集找剃头匠张三立理发。一路上,爷爷总会给我讲古老的传说:龙是中国的至尊之物,在二月二这一天剃龙头,不仅是向龙神表达敬意,还能祛病驱邪保平安。那时候,我虽听得似懂非懂,但心里却满是对这传统习俗的敬畏与期待。到了理发店,小小的店里早已挤满了人,大家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。剃头匠张三立手持推子,动作娴熟地为每一位顾客修剪头发,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。我坐在椅子上,看着头发一点点落下,心中满

是对新一年的憧憬。填粮仓,是二月二最隆重的仪式。在这一天,乡亲们都会将粮囤填满粮食,象征着丰收和富足。娘会小心翼翼地往粮食里装进粮囤,嘴里还念念有词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而我最喜欢的,便是和娘一起“囤仓”。我们用草木灰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地画着,那些圆圈仿佛是一个个盛满粮食的囤仓。画好后,娘会在里面放上

成就感。二月二,在我的家乡还流行一种传统名吃——炒豆子。娘说:“炒豆子就是炒蝎子爪,寓意着辟邪祈福。吃炒豆子,也就预示着春天开始了!”小时候,一旦过了元宵节,我就开始盼望二月二的到来,那时一准能上炒豆子。这天,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沙土与面团来炒豆子。沙土,是炒面团与豆子的最佳搭档,用它炒出来的豆子又香

“宝贝”,有甜的,有咸的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最有趣的是,上课的时候,老师进了教室门,偶然间发现讲桌上放了一把一把的炒豆子,即使是最严肃的老师,也会情不自禁地笑一笑,那笑容里满是对学生们的疼爱与包容。下课了,模样好看又好吃的豆子很快就被大家分吃一空,得到大家表扬的小伙伴满脸骄傲。而那些炒得不好看或不好吃的豆子,就无人问

满的都是家的味道。煎饼做好后,娘总会挑选出最好的几张,让我送给胡同南头的沙奶奶。沙奶奶无儿无女,生活不便,娘经常照顾她。那时候,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善良和关爱,只是觉得能帮娘做些事情很开心。我捧着热腾腾的煎饼往沙奶奶家一路小跑,青石板上映着歪歪扭扭的脚印。沙奶奶坐在枣木椅子上,枯枝般的手接过煎饼,眼角的皱纹便开出“菊花”。她说这是“龙鳞饼”,吃了能沾“龙气”。我望着她缺牙的嘴慢慢嚼动,忽然觉得二月二的黄昏特别漫长,长得能装下所有无依的暮年。

在娘的口中,二月二还有许多禁忌。比如这天忌针线,村里无论男女都不能做针线活,以免伤害到龙王,影响其降雨能力。小时候的我,对这些禁忌深信不疑,总是小心翼翼地遵守着,生怕犯了忌讳。

如今,我已离开故乡多年,在城市的喧嚣中忙碌奔波。虽然再也没有机会和娘一起囤仓、炒豆子,品尝娘做的杂粮煎饼,但故乡的二月二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每当二月二来临,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回味故乡的味道,回味那份浓浓的乡情,于是心灵便在回忆中得到慰藉和滋养。

## 难忘故乡二月二

□ 平书亮

黄豆、玉米等粮食,看着那满院子的“囤仓”,我仿佛看到了秋天丰收的景象,心中满是喜悦。撒灰驱虫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娘会用草木灰在院子里画上一个圆圈,再撒上黄豆、玉米等。娘说:“咱这样做,就可以驱虫害,保佑粮食大丰收了!”我像一个小尾巴,跟在娘身后,学着她的样子撒灰,虽然画得歪歪扭扭,但心中充满了

又脆。虽然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,但在我心中,那沙沙的口感、浓郁的豆香,便是童年最美的味道。头天晚上,娘就会开始忙碌,炒豆子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,让我馋得直流口水。我总会在临睡前,偷偷在衣服兜里装上一把豆子,第二天带到学校和小伙伴们分享。到了学校,教室里弥漫着豆子的香气,大家互相交换着自己的

津津。带这种豆子的小伙伴会一脸沮丧,心里大概都在期盼着,明年让自己的娘能把豆子炒得更好些吧。

除了炒豆子,二月二摊煎饼也是娘的拿手好戏。娘用三合面搅出稠稠的面糊,铁鏊子烧得泛白,面糊浇上去便腾起白雾。娘摊的杂粮煎饼特别好吃,那金黄酥脆的外皮,裹着丰富的馅料,咬上一口,满



弯腰  
如弓满弦的静默  
铁锹切入泥土的刹那  
惊醒了沉睡一冬的梦

双手捧起一株嫩绿  
似托举初升的朝阳  
填土,压实  
与大地进行着无声的交响  
汗水滴入坑洼的一刻  
心随树苗一同扎根  
在贫瘠中  
许诺一片浩瀚的绿海

不必言语  
姿态已说明一切  
弯曲的脊背  
是山间最美的弧线

植树的姿势,最美  
不仅在于动作的虔诚与专注  
更在于心中那片  
永不褪色的春天

## 菜场新绿

□ 欧兢兢

当晨曦温柔洒落街角  
菜场似被点亮的梦之巢  
烟火气在空气中轻飘  
等待着新一天的故事开锣

摊位上,新绿在喧闹  
菠菜裹着露珠的裙裾  
青椒挺着翡翠的腰  
芹菜舒展着嫩绿的舞蹈

阿婆的皱纹里藏着笑  
把鲜嫩的希望一捆捆扎好  
“孩子,这春天的馈赠,拿好”  
那声音,似春风轻绕

穿梭在菜摊间的身影  
是生活的诗行在奔跑  
讨价还价,是温暖的争吵  
笑声,在烟火气里飘啊飘

这新绿,不只是菜的模样  
它是生活滚烫的乐章  
是平凡日子里的希望之光  
在喧嚣的菜场里闪亮

我捧着这抹新绿回家  
如同捧着整个春天的宝藏  
在烟火与鲜嫩的交织里  
歌颂这平凡又美好的时光

## 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## 春分的故事

□ 廉彩红

惊蛰过后,土就酥软了。待到春分,风里含着的暖意,让人昏昏欲睡。这天下了雨,章家村的老章头冒着蒙蒙细雨,去村长家喝酒。

他和村长是堂兄弟。按说他们已经出了五服,可他还是叫村长“哥”,他觉得这样他在村里有靠山,没人敢欺负。

老章头不算老,不到五十岁,好吃懒做,吃饱了睡,睡醒了坐大街和七老八十的人扯闲篇。起先还有人劝他干点活,把日子好好过起来。他总是嗤笑一声:咋过不是过,我天天吃得饱睡得香,过得不好?于是,再没人劝他了。

今年过年时,他看到村子里莽撞汉子五姐都凭着养鱼挣了钱,他眼红心动,想从五姐手里抢过鱼塘的承包权。五姐家,就和他他老娘过活,家里穷得风吹过都得骂几声。谁能想到,去年,五姐竟然敢承包下鱼塘,还挣了钱。

老章头是第一个嫉妒的。他认为他和五姐是一样的人,提不起势头翻不过身,但凭啥他就翻身了?

他两杯酒下肚,脸红了,话里带着醉意:“哥,你是我哥,你得把鱼塘承包给我,不能让五姐干了。”村长重重地放下酒杯:“这个事,你想都别想,村里帮扶五姐,那可是典型,上报到乡里了。”

“那咋了,就不能帮扶我?我也是极度贫困户,不能列为典型?”

“你知道五姐爸是因为啥去世的?”

“因为啥?”

“当年,他爸是电工。县里乡里给咱们村通电,他忙前忙后地干了很多活,甚至给咱村通电都是他爸爸跑下来的。有一天,五姐户牛棚家失火,他爸爸去扑救时,被落下来的房梁砸住了,偏偏还砸住了头。唉!他可是村里的大英雄啊!”

老章头惊讶地张大了嘴,他可从没听说过这事。他这才明白自己过得是多么浑浑噩噩。但他知道,他不能再争了。他默默地喝了酒,摇摇晃晃地从村长家出来。

路过五姐家门口时,五姐正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吃饭。五姐笑眯眯地叫:“老章哥,好啊!”此时,老章头看着五姐只觉得五姐头上有一圈光环,分外耀眼。想想自己做的事,他有点尴尬。他停下脚步,微微点头:“啊,啊,吃饭呢,鱼塘活儿咋样?”

五姐抬头望着他:“老章哥,我正想找你呢,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养鱼。”

“啥?咱俩一起?”

五姐点点头:“如今村里其他家都过得挺好,就咱俩拉后腿了,所以咱得齐心协力让自己的日子好起来,不能老垫底。”

“你已经养了一年了,那鱼塘里的鱼都是你弄好的,我……”

“老哥,我先试验,成功了,咱俩就一起干;不成,我就另想法了。现在看情况还可以,能干。所以,老哥,你看你愿意不?”五姐情真意切,让老章头羞愧难当。他低下头,嗫嚅着:“我愿意,但我怕我连累你。我……”

五姐爽朗的笑声灌入老章头的耳朵里:“老哥,我知道你也是个勤劳的人,就是那年瘦子嫌你穷跑了后,你才变成这样的。可你不能自暴自弃呀。人首先要看得起自己,觉得自己干啥都能成,那就一定能成。”

老章头用力地点点头:“嗯,能成,咱哥俩一定能成。”

以后的日子里,老章头每天和五姐一起买鱼食,清理鱼塘;到镇上、县里打探市场销路。老章头只觉得日子越过越活络,越过越充实了。

他也知道了五姐为啥叫五姐。明明身材魁梧,偏偏叫了这么个女孩子的名。原来,五姐的爹向来喜欢女孩子,他早早就对五姐娘说,咱的孩儿都得叫姐,男孩也得这样叫。五姐娘一向又听男人的话,于是,生一个叫大姐,又生一个叫二姐,如此往后推,五姐前面有个哥、三个姐,其中两个姐姐一个幼年时夭折了,一个少年时患病去世了。现在,他哥哥还在当兵,他姐姐嫁得远,两三年才回来一趟,家里就他和他娘一起过活。

老章头问:“你这么大从没见过改名?”

“改啥名啊,爹取的,多珍贵,我可不敢得改。我就叫五姐。”

老章头又问:“你也老大不小了,咋不慌着娶媳妇?”

“啥啥,咱鱼塘好了,蛋糕会有,面包会有,媳妇还能没有?”

哈哈……两人的笑声回荡在鱼塘边,惊得鱼儿一跳一跳的。水花飞溅到身上,老章头觉得从没这样惬意过。



采春归

张永生 摄

## 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二月二,龙抬头。这龙究竟怎样抬头,活到古稀之年,我才慢慢弄明白。

上小学时,我问爹啥是龙抬头。他说:“龙冬天蜷着不动,二月二打个喷嚏就是春雷,一抬头就下雨,虫子醒了,地气暖了,庄稼人就忙活了。”那天早晨,娘端上饺子说是“龙耳”,烙的薄饼叫“龙鳞”。我疑惑,去找前院上大学的堂哥。

夕阳下,他坐在石墩上看《易经》。夜幕降临,他指着南天:“看这片星星,连起来就是东方苍龙七宿。龙尾在西,龙身横卧南天,龙头扎进地平线。”他逐颗指给我: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箕、七宿相连才是完整的龙。秋冬龙头全沉地下,待到二月二黄昏,阳气上升,龙角从地平线冒出来,这就是龙抬头。

那一刻我懂了。爹讲的是神龙,堂哥讲的是星辰龙。一个守土地,一个望星空,却都在说人要顺着天地节律生活。

初中时我又缠着堂哥讲《易经》里的龙。他画六爻乾卦,指着最下面说:“初九潜龙勿用,龙理地下。九二见龙在田,就像龙角刚冒出地平线,这就是龙抬头。”《易经》以六爻演绎天道,把星象、节气、冷暖都藏在符号里。天人合一,就是人与自然同步的智慧。

## 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 tai

## 旅居元谋的日子

□ 许超

年前,我与几个好友相约,几家人一起到彩云之南的元谋旅居。说是旅居,也不过是觅一处僻静,过两个月的散淡日子罢了。

我们住的是前几年购买的一个公园式小区,在凤凰山上,环境优美,推开窗,便能望见远处赭红色的山峦。每日里,我们沐着暖阳,栉着清风,去县城边上的一个小菜市场买菜。那菜市场热闹得很,新鲜的豌豆尖还带着露水,折耳根散发着泥土的气息,热带水果的香甜则弥漫了整个市场。卖菜的老妇蓝布包头,笑起来露出一排被槟榔染黑的牙齿,用我们半懂不懂的方言招呼着。买菜回来便自己生火做饭,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响,混着饭菜的香气,充满了居家过日子的烟火香。午后,搬一把藤椅在廊下看书,阳光暖洋洋地照着,书页上的字迹也似乎被晒得慵懒起来,读着读着,便有些恍惚,不知是醒着,还是梦着。

有时也去周边的景点逛逛。那元谋土林,真是鬼斧神工。远远望去,仿佛一片废弃的古城堡群落,在正午的日光下泛着金黄的光。走近了,才看清那些历经风雨千万年雕琢而成的土柱,有的像倚天长剑,有的如并蒂莲

菇,有的又似跪拜的骆驼、欲飞的雄鹰。我用手轻轻触摸那粗糙的土壁,指尖能感受到雨水冲刷的痕迹,一层一层的,像是大地的年轮。阳光从土林的缝隙里斜斜地射进来,光影斑驳,明明暗暗,人在其中行走,仿佛穿行在某个远古的梦境里。风穿过土林,发出呜呜的声响,像是大地在低声吟唱着一首古老的彝族歌谣。

最难忘的,还是那次去金沙江。车在路上盘旋许久,忽然眼前豁然开朗,一江碧水静静地躺在深谷之中。那水绿得像上好的翡翠,全然不是我想象中奔腾咆哮的样子。当地人讲,这是因为下游建了白鹤滩水电站,江水被拦蓄起来,便成了这般温顺的模样。可我知道,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,依然是那奔流了千万年、养育了沿岸无数生灵的金沙江。

我们站在江边,看江水缓缓地流着,波光粼粼,像是无数细碎的金子在跳跃。江风拂面,带着水汽的清凉。远处,两岸的山峦连绵起伏,苍翠欲滴。这样安宁的景象,让我忽然想起八十年前的那个春天——也是这样的江水,也是这样的群山,只是那时的江面上,没有这般平静。我

想象着那一只只简陋的木船,在枪林弹雨中,载着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,在这激流中奋力横渡。头顶是敌机的轰鸣,耳边是子弹的呼啸,身边是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江水……他们该是怀着怎样一种信念,才能在那样的绝境中,向着对岸、向着未知的征途义无反顾地前行?

江水无言,依旧缓缓地流着;山也无言,静静地矗立着。它们应该什么都看见了,什么都记得。那惊心动魄的呐喊,那视死如归的身影,早已融进这每一朵浪花、每一粒金沙里。如今我们在此凭吊,看山看水,却不知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,可曾想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会是今天这般静好岁月?

傍晚时分,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车子在暮色中穿行,我回头望去,金沙江已经隐没在群山之后了,只有那一江碧水的印象,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。

回到住处,照例是打牌。摸牌的牌局早已摆好,友人围坐灯下,为了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,转而又开怀大笑。我有时也加入,有时就坐在一旁,看他们热闹。窗外,元谋的夜是安静的,只有虫鸣声声,只有繁星点



点,只有暖风温润。我常常想,这样的日子,平淡如水,却又韵味深长。每日里自己做饭的烟火气,散步时路边的野花,书页里夹着的三角梅书签,还有那些与友人闲坐打牌的午后或黄昏——这些琐碎的日常,细细品来,都有一种悠远的回甘。

两个月的日子,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去了。临别那天,我又去了一趟土林,算是告别。清晨的土林,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,更显得神秘而苍凉。我在一座最高的土柱前站了许久,看晨光一点一点地给它镀上金色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这土林,这江水,这山川,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我们不过是匆匆的过客,有幸在他们的怀抱里,

度过一段安静的日子罢了。回到住处,收拾行装。那张用了两个月的藤椅,那只喝惯了的茶杯,那扇推过无数次的窗,都忽然变得亲切起来。友人笑着说:“还真有些舍不得走了。”是啊,日子虽然平淡,可一旦成了过去,便也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。

车子开动,元谋的赭红色渐渐远去。我知道,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会常常想起这段旅居的时光——想起土林的苍凉,想起金沙江的碧水,想起那些自己做饭、散步、看书的寻常日子,想起那些与友人围坐打牌的温暖夜晚。这些记忆,就像金沙江的那一江碧水,表面平静,底下却有深沉的、不会干涸的流淌。元谋,我们明年再来好吗?